

第一部

夕
阳
芳
草

刘斯奋／著

88464

7-132
879

【第一部】

刘斯奋／著

夕阳芳草

◎ 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责任编辑:骆 军

插图:林 壖

装帧设计:吕敬人

电脑制作:王 彤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门柳/第1部:夕阳芳草/刘斯奋著.-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1998.1

ISBN 7-5006-2706-8

I. 白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4619 号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100708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1/32 18.5 印张 8 插页 412 千字

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8,000 册

定价 24.80 元(平) 29.80 元(精)



红日又西沉，
白浪长东去。

——辛弃疾《生查子·题京口郡治尘表亭》

时缤纷其变异兮，
又何可以淹留！
兰芷变而不芳兮，
荃蕙化而为茅。

——屈原《离骚》

主要人物表

2007/01

钱谦益——字受之，号牧斋，东林党后期领袖，曾任礼部右侍郎。

柳如是——名是，字如是，号河东君，明末盛泽名妓，钱谦益之宠妾。

陈夫人——钱谦益之妻。

钱孙爰——钱谦益之子。

陈在竹——钱谦益妻舅。

钱 曾——字遵王，明末诸生，复社成员，钱谦益族孙兼学生。

顾 苓——字云美，明末诸生，复社成员，钱谦益学生。

冯 班——字定远，明末诸生，复社成员，钱谦益学生。

瞿式耜——字起田，号稼轩，东林派官员，曾任户科给事中，钱谦益之门生。

冒 襄——字辟疆，明末诸生，“复社四公子”之一。

董小宛——名白，字小宛。明末秦淮名妓。

冒起宗——明衡、永兵备使者，冒襄之父。

董子将——青楼篋片，董小宛之父。

张明弼——字公亮，时任浙江按察司照磨，复社成员，冒襄之盟兄。

刘履丁——字渔仲，明末贡生，复社成员，冒襄之盟兄。

黄宗羲——字太冲，明末诸生，东林党人黄尊素之子，复社成员。

陈贞慧——字定生，明末诸生，“复社四公子”之一。

吴应箕——字次尾，明末诸生，复社重要成员。

侯方域——字朝宗，明末诸生，“复社四公子”之一。

梅朗中——字朗三，明末诸生，复社成员。

顾 杲——字子方，明末诸生，东林党领袖顾宪成之侄孙。复社成员。

周 钟——字介生，明末诸生，复社成员。

余 怀——字淡心，明末诸生，复社成员。

张 岱——字宗子，明末诸生，复社成员。

郑元勋——字超宗，明末诸生，后中进士，复社扬州地区社长。

熊明遇——字良孺，东林派官员，时任南京兵部尚书。

史可法——字道邻，东林派官员，时任漕运总督兼凤阳、淮安、扬州巡抚。

周 镳——字仲驭，东林派官员，曾任南京礼部主事。

徐石麒——字宝摩，东林派官员，时任刑部左侍郎。

冯元飙——字尔骏，东林派官员，时任兵部左侍郎。

吴伟业——字骏公，号梅村，复社成员，时任詹事府谕德。

龚鼎孳——字孝升，号芝麓，复社成员，时任兵科给事中。

周延儒——字玉绳，时任内阁首辅。

马士英——字瑶草，曾任宣府巡抚。

阮大铖——字集之，号圆海，魏忠贤阉党余孽，曾任光禄寺卿。

主要人物表

-
- 顾 眉——字眉生，明末秦淮名妓。
- 李十娘——名湘真，字雪衣，明末秦淮名妓。
- 徐青君——明中山王徐达后裔，南京巨富。
- 计 成——字无否，明末著名园林建筑师。
- 李 宝——钱谦益亲随仆人。
- 冒 成——冒襄亲随仆人。
- 黄 安——黄宗羲亲随仆人。
- 毕石湖——浙东帮商人头领。
- 陆卖婆——女帮闲。
- 张 秀——苏州土豪。
- 郝思平——苏州讼棍。

引 子

在幽深的山谷里，有一株被人遗忘的梅树。

这株山南常见的红梅，是在一个雷电交加的暴风雨之夜，被猝然暴发的山洪冲到谷底来的。同它一块冲下来的其他梅树，都压在坍塌的岩层底下了。只有这一株，因为长得特别粗大硕壮，侥幸地活了下来。不过，它受到的伤残是如此厉害，以至整个躯干像从当中挨了一斧头似的，可怕地劈裂开来。伤口的部位，结痂累累，永远无法重合了。它的半片已经死掉，剩下黝黑朽烂的一段木橛，另外半片艰难地扭曲着，又挣扎着坐了起来，却再也直不起身子。于是，它就这么弓着腰，坐着，过了一年又一年……

渐渐它变得很衰老了，连南方吹来的薰风，也不能使它恢复一点活力，一年到头似乎都沉浸在冥思默想当中。它在想什么呢？是回忆无忧无虑的儿时光景？是重温辛酸而甜蜜的少年春梦？还是追抚凌霜傲雪的壮岁情怀？这些都无从知道。只是，它的枝干一天天地干枯下去，它的花朵和叶子也一年比一年稀少了。

有一阵子，它好像已经死掉。不过，冬至过后，山南的梅花纷纷开放，它那粗糙僵硬的枝丫上，冷不丁又开出一朵憔悴的小花。看上去，就像一个奄奄待毙的老人，忽然睁开了一只发红的、粘滞的眼睛……

当年洪水滔天、山崩地裂的可怕一幕，想必还时时浮现在它的眼前。它无法理解，那一场埋葬了它的理想、青春和最优秀伙伴的奇祸巨变，是受着什么样一种力量主宰？又为什么偏偏降临在自己的头上？！这终古难平的怨愤，像利爪揪扯着它的心。每逢风雨之夜，它就会转侧难眠，巍巍颤颤地抖动着那只瘦骨嶙嶙的独臂，发出凄厉的呼啸，咒骂命运的不公和天地

的无情……

有一天，一位踽踽独行的旅人经过这里，这株悲惨的老梅树引起了他的惊异。他绕着它反复端详了半天，最后坐下来，抚摸着老梅巨大而支离的躯干，默默地用心声同它交谈了很久、很久。直到红日西沉，徐徐升起的暮霭使山谷变得一片苍茫，他才站起来，抖一抖衣服上的泥土，背起行囊，大步走去。

自此之后，老梅树安静了，它更加沉默。有好几年，它不再开花，也不再长叶，仿佛打算就此长眠下去……可是，一种缓慢的转机终于来临——那已经死掉、铁石般坚韧的表皮，有如一领沉重的护甲，本来紧紧地裹住老梅树的躯体，竟无声地坼裂了。开始是不显眼的一道缝，不久，裂缝扩大了，接着又出现了第二道、第三道……看来，老梅树正从身体内部拼命向外挤迫。它在力图摆脱老死的皮层对于剩余生命的窒息，摧毁与生俱来的这一部分身体对另一部分身体的横蛮禁锢！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、悲壮绝伦的自我搏杀。夜深人静时，山谷里老远就听见那发自心肺的沉重喘息和含泪的嘶喊。最后，老梅树被自己弄得皮开肉绽，遍体鳞伤。有一次，它偶然在月光下看见自己丑恶不堪的影子，竟害怕得浑身发起抖来。

终于，又硬又厚的坚甲瓦解了，剥落了！

而它，这梅树，仍旧是蜷曲受苦的姿态，仍旧是残缺支离的躯体，可它已经获得了新生。几年后，它出乎意料地抽出数十丫粗壮碧绿的新枝，接着，小骨朵似的蓓蕾就密密麻麻地爬满了枝头。在一个凄清微冷的冬晨，它终于开出了满树璀璨的繁花。

瞧，它如今有多美啊！山南的梅花浓艳如火，山北的梅花晶莹如雪，它呢？既不是红色，也不是白色，而是一种恬静柔

和的绿色。无疑这绿很轻，很淡，骤眼一看，你会错认这是一株白梅，须得把它同真正的白梅放在一起，才会分明显出它其实是绿的。更为特别的是，阳光下看，它还不怎样，而当天色昏暗，或是在夜里，它的每一片花瓣，都会幽幽地发出光来。这时，它仿佛不是一株梅花，而是一位美丽的精灵。轻风吹过，微光颤颤，它便轻盈地舞蹈起来……它的香气也不寻常，细细的，凉凉的。在满山红梅浓烈的香气包围中，仿佛一下子就消失了。可是，你仔细嗅嗅，那凉凉的香气又冒出来，愈久，愈烈，愈鲜明。末了，你就只嗅到这一种凉凉的细香了。

消息很快传扬开去。人们成群结队来观看这株幽谷奇葩。荒凉寂静的山谷顿时热闹起来。丛生的杂草之间，不久便踏出一条一条的路径。风雅之士们甚至在花下排开筵席，疏疏地点上几盏灯烛，作长夜之赏。它成了诗中的佳题，画中的尤物，以至香闺中的膩友。人们经常地提起它，再三地宣扬它，把它说得出类拔萃，超凡绝俗，神而又神……

可怜的梅树是多么激动呀！它吃惊，怀疑，不知所措，终于快活得哭起来了。

从此，它变得十分辛苦忙碌。络绎不绝的来客令它简直应接不暇。为着不使每一个人失望，它一天到晚殷勤地微笑着，尽量舒展开繁密的新枝，毫不吝惜地把异彩和奇香奉献给四方八面。只怕不够表达自己的感激和热诚，第一次花朵凋落后，它紧接着又开出了第二次繁花。这下，引起的轰动更大。游客们纷纷去而复来，都要躬逢这梅开二度的难得盛事。山谷里愈加熙来攘往，挨挤不开。各式各样的茶寮、货摊、食担、杂耍乃至戏棚，都竞相出现，热闹的景象赛过盛大的庙会。到后来，连远近的达官贵人们也不惜降贵纡尊，携眷而至，说是

“与民同乐”。于是，又有人竭力凑兴，悬出厚赏，为梅花征求名号品题。据说，由于争议纷纭，始终悬而未决……

花团锦簇的日子过得飞快。渐渐，梅树又感到了一种寂寞，一种美中不足。不知为什么，它越来越经常地想起了过去，想起它走过的那一条苦难的、坎坷的道路。它忽然觉得，它有好多好多故事，准备向人们述说。这些故事无疑并不美丽，甚至也不动听，但一个一个都那样真实，那样亲切，那样重要！与眼前的一切相比，似乎实在得多，也有意思得多。梅树很奇怪自己竟会把它忘却了这么长久。现在每回想一次，它都止不住心头发颤，热泪盈盈。啊，应当向人们一一讲出来，讲出来！

于是，它这样做了。但人们的反应却如此冷淡！他们一个劲儿地盯着美丽的花朵，露出不胜倾倒的神情，然后，以突然爆发的喝彩，打断了梅树用微弱、发抖的声音说开了头的故事……

梅树又一次地吃惊、迷惑，无可奈何地沉默了。但没有灰心，它忍耐着，等待着，年复一年地开出更盛更美的花朵。它的名气传得更远了，慕名者从千百里外不绝涌来，以一瞻风采引为毕生幸事。然而看客如云，流年似水，它所期待的、愿意倾听它的心声的知音者，却始终没有出现……

哦，也许这样的人是有的？也许他只是不了解梅树的心思？也许他混杂在众多的围观者当中，梅树没能辨认出来？也许他根本挤不进密密层层的人墙，只好站在远处看上几眼，就走了……谁知道呢！

梅树明显地憔悴了。它变得心灰意冷，闷闷不乐，一天到晚像失魂落魄似的，连一年一度的花期，也没有心思料理了。

在又一个冬天来临的时候，它静悄悄地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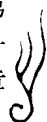
震惊的游客深为失望，痛惜不已！他们流连凭吊了许久，依依不舍地散去，从此不再来。

古老的山谷渐渐又恢复了昔日的荒凉冷寂。待到游人踏出的路径重新长起离离的芳草，梅树的遗骸也朽败、霉烂，化为尘土之后，一切便像从来没有发生过，也没有存在过一样。

然而，心上的痕迹是不容易抹平的。慢慢地，在当地居民中间，传出了一种说法——

那株梅树其实还在。只要遇上天阴下雨的时节，或者月色朦胧的夜晚，山谷中迟归的樵夫和狩猎的山民常常会看见，那株梅树忽然又在老地方出现了。他们甚至看得清枝头上淡绿的花朵，嗅得着那凉凉的幽香。当他们试着走近去，一切便像烟雾似的消逝了。

于是，当地的人们说：这是那株梅树的影子，是它的灵魂。它不肯死心，还在守候着，要将它的故事告诉一个愿意把它写下来的人……



偏西的早春阳光，透过窗外竹树丛的间隙，把斑斑驳驳的影子，铺洒在梅花暖帘上。每当轻风摇动翠竹，那一帘碎影，便像溪水般来回流淌。地板上厚厚的红氍毹，衬托着褐色的雕花窗棂和紫檀木桌椅，使这房间的基本色调显得十分和谐；而华美的泥金描花草围屏，映衬着大铜火盆里通红的炭火，又增加了寝室的温暖和宁帖；粉壁上那帧独一无二的北宋院画人物，颇有分量地暗示出主人的趣味和家世；在画的下面，还摆着一张式样素雅的古琴，两架收拾得纤尘不染的线装书；一只装饰着走兽图形的景泰蓝博山炉，正袅袅地吐出沉檀的烟缕，淡薄的、若有若无的幽香在房间里浮荡……这间小小的、整洁舒适的闺房，虽然是用绫罗锦绣和金玉器皿布置起来，显得奢华而富丽，却依然保持着高雅的气息。这里看不见一样多余的摆设，也没有一样是可以缺少的，即便是一根雀翎、几片绿叶，都经过精心的挑选，反复的比较，被安插到最恰当的位置上。

躺在悬着流苏锦帐的月洞式门罩架子床上的柳如是，靠着白缎红花软枕，斜瞅着那一帘竹影，渐渐觉得目眩起来。她重新把眼睛闭上一会儿，从大红云缎被底下，慢慢地伸出来一只雪白的胳膊，然后，又伸出另外一只，悠悠地舒展了一下身子。

十四岁的丫环红情，听见响动，蹑着小脚儿从围屏后面转出来。她长着一张苹果样的小圆脸，和一双灵活的眼睛。看见女主人打算起床，她就走近前去，轻轻地把柳如是扶起来，又从暖笼上取下一件绿绒女衣，替女主人披在身上；然后，走到靠门内侧的一张八仙桌旁，用一只仿成化斗彩葡萄纹茶盅，细

细地沏了一杯酽茶，送到柳如是手中，含笑请安道：

“夫人，您醒了，睡得可好？”

柳如是没有回答。她远远地瞟着窗前的一张紫檀木书案。那上面不知什么时候放了一张诗笺。她心不在焉地揭开茶盅的盖子，凑在嘴边轻轻地吹着热气，问道：

“老爷——又作诗了？”

“啊，老爷又作了两首七律，真好！早一阵子着人送进来的。婢子见夫人正睡着，没敢惊动，就搁在书案上了——夫人您这就看？”

柳如是摇摇头，啜了一口茶。这是她平日爱喝的兰雪茶，泡冲时又加进一点松萝茶叶，使茉莉的香味稍煞，而茶味更酽。她含着茶，就在红情捧来的唾壶中漱了口，抱着膝盖，又出了一会子神，终于掀开锦被，把两条腿儿垂落在床沿上。等红情服侍她穿好衣裳，裹好了脚，又把一双瘦才半指的红绣鞋儿替她套上之后，她就扶着红情的肩膀，踩着花梨木脚踏，款款地走下地来。

她是一个二十五岁的标致女人，因为长得娇小玲珑，看上去还要年轻一点——一头又黑又亮、缎子似的丰厚柔软的长发，椭圆形的、异常白净细嫩的脸蛋，一双顾盼含情的细长眼睛，在远山般弯曲的眉毛下，流动着美妙动人的波光。光洁平整的前额，使她的脸容显得高雅；微微张开的鼻翼和紧闭的小巧的嘴唇，又使她有一种果决的、桀骜不驯的神情。她生性耐冷，虽然正是春寒料峭的天气，也只穿了一身薄薄的暗花紫绒衣裙，越发见得轻盈俏丽。去冬以来，她一直都在闹病，举止之间，时时显出娇弱不胜的样子。

她不愧不忙地走到窗下的紫檀木书案前，拿起了那页诗

笺，看见上面写着：

献岁书怀二首

香车帘阁思葱茏，旋喜新年乐事同。
兰叶俏将回淑气，柳条刚欲泛春风。
封题酒瓮拈重碧，嘱累花幡护小红。
几树官梅禁冷蕊，待君佳句发芳丛。

香残漏永梦依稀，网户疏窗待汝归。
四壁图书谁料理？满庭兰蕙欲芳菲。
梅花曲里催游骑，杨柳风前试夹衣。
传语雕笼好鹦鹉，莫随啁哳羡群飞。

诗后有一则附注：

辛巳冬，河东君^①赴姑苏疗疾，越岁未归，不胜
蒹葭之思。诗以促之。越三日，谦益舣舟姑苏，迎返
常熟。眷眷此情，耿耿是心，河东君当能察之也。

下署：谦益，崇祯十五年壬午元旦

柳如是的眼光在最后几句附注上逗留着，终于哼了一声，
把诗笺放在一边，随即在书案前坐了下来。她先歪着脑袋，对

^①河东君是柳如是的号。

镜子端详一下自己的影子，特别仔细地察看了眼角和嘴边。直到证实这些地方依旧滑嫩光洁，并没有出现哪怕一丝皱纹，她才放下心来，伸出两根纤长的手指，在脸上的一小块枕衾压出来的嫣红痕迹上轻轻揉搓着，一边转动着脖颈，使自己的面影以各种不同的角度和表情，反映在镜子里。末了，她似乎被自己依然娇艳动人的风韵逗弄得快活起来，便把头一仰，对红情说：

“嗯，来吧！”

红情起初听见女主人“哼”的一声，止不住心头一跳，捉摸不透是吉是凶，正有点惴惴不安。这会儿她连忙答应一声，把几上一只镶嵌着螺钿和玛瑙的梳妆匣子移过来，开始动手替女主人把睡乱了的发髻拆散，小心翼翼地把瀑布般倾泻下来的丰厚长发捧在怀里，然后拣起一把象牙大梳，梳理起来。她生怕把女主人扯痛了，下梳很轻，很慢，一边梳，一边笑着说：

“不是婢子又爱说嘴，夫人这头头发，真是越来越漂亮好看了，又黑、又密、又匀净。梳子下去，像到了水里似的，自自然然就顺溜了，半点儿劲也不费。婢子见的人也不少，可从来没见过夫人这样的好头发！”

说着，她偷眼觑了觑镜子，发现女主人半眯着眼睛，像在沉思，对她的恭维讨好似乎根本没有留意。红情于是揣摩刚才那一声冷笑，大约不是冲自己来的。她暗暗松了一口气，闭嘴不说了。

然而，当她打算移开眼睛，却忽然发现，女主人威严的目光，正从镜子里怀疑地盯着她。

“嗯，你做什么？”柳如是问。

红情的脸顿时涨红了，“没、没做什么呀！”她惊慌地说。

“刚才，你说什么来着？”

“刚才？哦，刚才婢子是说，夫人这头头发……好看……”于是，她把刚才的话，连忙又重述一遍。

柳如是默默地听着，脸色这才渐渐平和下来。可是只一忽儿，她又重新皱起眉毛。

“嗯，这也罢了。”她说，“我问你，我叫你去打听的事，你去了么？”

“啊，婢子已经打听回来了，正要向夫人禀告。”红情赶紧说道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听说朱姨太还在闹，今儿吃罢午饭， she 就把少爷叫到后楼上去，又哭又叫的，骂了许多难听的话，还摔了好些家伙。”

“她都骂些什么？”

“这……婢子可就、可就知道了。”

“哼！”柳如是眼睛一瞪，猛地回过头，却不提防带动了头发，慌得红情连忙跟着踉跄了一步。不过，当她重新站稳之后，柳如是已经把自己控制住了。她醒悟到，朱姨太骂她的话，其实不用问也可想而知是些什么内容，难怪红情不敢当她的面复述出来。

“那么，还有其他的人呢？他们怎么说？”她悻悻然问道。

红情惊魂初定，她生怕女主人责怪，不敢再隐讳，便把打听到的消息一五一十都禀报出来。她说，由于最近柳如是同三房朱姨太的争宠愈演愈烈，特别是前些日子，柳如是到姑苏“治病”期间，向老爷——前礼部右侍郎、现罢官在家的钱谦益——提出一定要把朱姨太驱逐出府之后，钱府上下，如今已